



旅游理论与实践前沿丛书



高等旅游教育是什么

——从反思“自我”到走向“一体化”的探析视界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OF TOURISM

汤利华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志远 付 蓉
装帧设计：中文天地
责任印制：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等旅游教育是什么：从反思“自我”到走向“一体化”的探析视界 / 汤利华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032-4676-0

I . ①高… II . ①汤… III . ①高等教育 - 旅游教育 - 教学研究 - 中国 IV . ①F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1250号

书 名：高等旅游教育是什么

——从反思“自我”到走向“一体化”的探析视界

作 者：汤利华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

发行部电话：010-85166503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 次：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19

字 数：236千

定 价：38.00 元

I S B N 978-7-5032-4676-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引言 为什么要“追究”这个问题

我一直记得一个场景：

2011年10月15日，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一届三次理事会暨2011年年会在南开大学举办，其时，也是国内最早开展旅游学教育之一的南开大学旅游系成立30周年。在上午隆重的大会后，下午照例是分组研讨，在“高教组”名为“高等旅游人才培养的产业化与国际化”分会场上，圈内受人尊敬的××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在主持论坛，来自8所高校的代表发言后，教授做了简短而不乏深味的点评：老师们有的谈我们的教育和产业发展是“冰火两重天”，有的感叹“我们还活着”，有的更像是在做推介（而非研讨），看上去还挺好哦……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研讨会就到此为止……

与会教师有的默默低语，有的准备离开。突然，只听一位女老师大声嚷嚷起来：什么是旅游啊？什么是高等旅游教育啊？以后还这样开研讨会，我拒绝参会！……大家哗然！……

会后，我向教授请教。我说，这位老师的举动虽然有些失礼，但看得出是很关心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的，想深入研讨一下，而且似乎也看到了一些症结所在，提及大家都没有深谈的内容……这可以算是值得记住的“一嚷嚷”吧？教授表示同意……

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即指出：“民航、旅游这两个行业很值得搞”“旅游业要变成综合性的行业”，中国旅游业由此得到了迅猛发展。从外交事业的一部分逐渐转变成国家的经济产业，再从非主流的经济产业最终走向国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30年后（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41号文件），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标志着中国旅游业进入了发展新阶段。毋庸置疑，任何事业、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旅游业应该也不例外，那么，中国旅游院校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研究显示，在早期旅游人才主要靠企业培训的基础上，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外交部党组《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划归中国旅行游览管理总局领导，改为旅游学院，培训旅游业务干部、翻译和各行服务人员”；同年，第一所旅游学院在北京成立（今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中国旅游人才开发由此进入了专业院校培养的发展轨道。30多年后，旅游院校从初期的“老八家”，年招生一千多人，到了2011年的规模：全国旅游院校（包括完全的旅游院校和设旅游相关院（系）或旅游相关专业的院校）共计2208所；在校生108.33万人。应该说，发展迅速、规模不小，成绩也可谓不菲。然而，与此同时，一些让人备感困惑的现象又总是形影相伴着这个被称为支撑朝阳产业的“高等旅游教育”——

为什么经过早期的紧俏后，“学旅游”的很多不愿“干旅游”了，毕业生流失严重；而现在“干旅游”的很多又没“学过旅游”呢^①？

^① 前者见诸多调研和报道，如据麦可思所做的“中国2008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显示，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离职率位居职业转换率较高的主要专业的第三位，而旅游管理高职高专离职率则位居职业转换率较高的主要专业之首（见后述）；后一种现象，在旅游企业（接下页注）

为什么有关报道、数据显示，中国旅游就业机会巨大，而且人才严重缺乏；而同期又有调研显示，旅游管理专业成了需求量最小的专业之一呢^①？

为什么有专家发出高等旅游教育“二十年不变尴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慨；有人埋怨产业和教育发展如“冰火两重天”；有人感叹：“中国高等旅游教育，你何时走出杯具”！^②

为什么“旅游人才”培养被认为长期存在“供需错位”，为什么人才的“产出方”（院校）和人才的“接收方”（企业）在人才标准问题上常有各执一端，不能统一的现象？而又为什么，在校企合作会或研讨会上，业务领域、专长不同的教师与企业管理者可以一起畅谈“旅游人才”的需求与培养呢？^③

为什么除少数重点院校有创新实践外，有研究显示，高等旅游教育在重点高校整体呈萎缩趋势^④？在一些普通高校中有亮点体现，也有不是

（接上页注）各层次人才中都有存在，如一代表性的大型旅游集团人力资源部统计，近几年招聘的员工中，旅游专业背景的不到10%；高端人才似乎更是如此，如另一代表性的大型旅游集团，其高管团队有旅游管理专业背景的比例很低，也正如有专家（戴斌，2010）曾指出：“通览当前的旅游业界精英阶层，真正做得风生水起的那些企业家、经理人往往都不是学旅游出身……”。

① 如WTTC指出，2006年我国的旅游及旅行经济创造了超过7760万个工作岗位，每9.8个就业中就有1个旅游就业等。而同时期，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学、工商管理类本科人才社会需求和培养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旅游管理专业成了经济、工商管理类23个专业中需求量最小的专业之一，需求占3.4%，仅高于财政管理专业。

又如，宏观层面上，据《中国旅游报》报道，2011年我国旅游从业人数已增加到1350多万，与旅游相关的就业人数接近8000万。微观企业中，据调研（2012），某外资酒店未来三年在大中华区人员发展计划设3000余个管理岗位，提供11万人的工作机会。而同时，据报道和调研，旅游专业学生仍存在行业就业率不高或岗位层次较低，包括考公务员专业受限（见后述）。

② 引语出自高等旅游教育相关研讨会专家专题报告题目或相关研究文章标题。

③ 前一现象见众多研究或报道；后一现象常见于一些校企座谈会或政产学研参加的相关主题研讨会。

④ 如保继刚、朱峰，《中国旅游本科教育萎缩的问题及出路——对高等旅游教育30年发展现状的思考》，《旅游学刊》，2008年第5期。

高等旅游教育是什么

“看上去挺好”呢？旅游高职异军突起，有较成功的范例^①，而有的又被人称为与农民工抢饭碗呢？

为什么很多旅游院校（系）的老师一人能上多种学科课程？（这在其他学科是少见的！）^②；而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学科背景、研究方向大相径庭的现象可以普遍存在又是很正常的吗？

为什么由既资深又负责的高等旅游教育专家组成的各教育教学顾问组织中，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定位和建设方案时，也常有不能一致之处呢？

为什么据统计，国内出版的旅游教材、学术专著堪称丰富^③，从旅游经济学、旅游统计学到旅游教育学、旅游体育学等，头戴“旅游帽”的图书琳琅满目，而由传统学科“翻牌”的不少，公认的精品又为数不多呢？为什么有专家指出，与中国旅游研究的队伍、研究产出等所呈现的欣欣向荣之势不相称的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真正有知识贡献的少之又少呢？^④

为什么相比旅游教材、课程、专业，旅游专家及研究领域之丰富，对国内高等旅游教育、旅游学科深层次研究的成果却又很少呢？^⑤

① 如国家旅游局推动建立的“五星联盟院校”等代表性高职院校。

② 很多院校都有此现象，有专家的也专门指出过，如谢彦君教授的讲座《旅游理论研究与学科自觉》，东北财经大学，2010。

③ 如有研究者粗略统计，早在2009年，我国已出版发行的旅游专业类图书的规模总量，已远远超出英语国家同类图书的总量。

④ 如保继刚，《从现实问题到学术问题：中国旅游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学术讲座，北京，2012-11-10。

⑤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如申葆嘉教授的《旅游学原理》（1999）及其后为“纠正与补充前书不足”的《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2010），也是他至今唯一的旅游专著，被国内学界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基础理论专著；在教育方面的著作不多，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的著作《中国旅游管理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田里、马勇、杜江，2007）。

为什么有以上这么多困惑，却并不影响国内旅游专业学生数量继续增加，“层次”继续提升，教师更忙碌地做各种旅游课题和项目，一些院校继续操办各种“节事”性质的论坛研讨会呢？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一个涉及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学生培养、就业和发展前途的问题不值得深入研究吗？

难道一种曾被资深学者遗憾地称为“失败的人才培养，10%~20%进入行业，再流失50%以上……”^①，投入产出效果令人担忧的教育不值得关注吗？

难道一个国家确定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相关人才战略问题不值得重视吗？

难道我们的教育是为了连绵的“研讨”和“解释”而存在的？难道长期的“尴尬”不需要清晰点的回答吗？

不应该这样吧？！

应该说，学界对高等旅游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或困惑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不乏知名的旅游院校负责人、高等旅游教育专家、旅游专家一直在认真地关注、思考这些问题，代表性的如东北财经大学的谢彦君教授，在这么多年的大小报告中，一直在引导大家反思这个有点“别扭”的教育^②；除了旅游院校的负责人，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主要从事旅游研究和规划实践的专家学者也感兴趣于高等旅游教育的研究，如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曾说：搞旅游多了，就很想好好研究一下

^① 谢彦君教授在2010年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的演讲，2010-04-15，<http://travel.sohu.com/20100415/n271541998.shtml>

^② 如见其学术讲座《旅游理论研究与学科自觉》（2010，东北财经大学），此报告中，他希望通过构建较成熟的旅游学科来突破教育存在的困境。

旅游教育、旅游学科^①……探讨一直在继续，少数院校也有实践创新，不过，一些困难、困惑依然普遍存在于国内高等旅游教育教学中，因此，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一嚷嚷”可谓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呼吁高等旅游教育不能再这样“朦胧”下去了！

我关注这一问题，应该说不是源于长期的教学实践，也不是从旅游项目实战中来，而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好奇，开始逐渐琢磨，后有机会经历了一些相关工作，接触了很多人和事后，感觉很有必要认真想想，希望能把它弄清楚点。

我毕业后进入国内最早成立的旅游学院，在不同场合了解过关于旅游院校学生曾经的“很紧俏”和如今的“不景气”等信息，出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对就业的“敏感”，学习、参与过学院倡导的一些研讨；后来，在服务教育教学工作中，特别是为教育部相关教指委等服务的平台上，有机会参加了更多的全国性、较高层次的高等旅游教育会议，学习了很多旅游教育的前沿新知；同时，我也发现，很多会议上，每每提到院校与企业，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时，总是少不了诸如“供需错位”“人才流失”等判断；而对旅游院校教育内的一些基本内容，如培养目标、专业定位、人才标准等，往往存在不小的争论，或是泛泛而过；也第一次听到高等旅游教育“二十年不变的尴尬”的说法——好奇心有点重的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总是这样？如果对一些基本的东西议而不决，没有统一的标准或共识，怎么开展好教育呢？参加工作还不几年的我还有个“关己”的考虑——学生的就业前景只能是这样吗？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就业前景和职业生涯，我们的院校能有前景吗？我们作为学校一员能有前途吗？出于这些简单的想法，在工作之余，在学院领导、专家的帮助指导下，我可以说是带着点

^① 如见其学术讲座《中国旅游本科教育分析与旅游知识域选择》(2011，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他称导致中国目前旅游专业五花八门的现状的是“教员导向型”。

“忧患意识”加入了高等旅游教育教学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中。

可以说，我的琢磨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的，而最早并没有把高等旅游教育当成较特殊的一类来看待。最初的切入点，是针对企业雇主经常提到的学生“不对口”“不适用”等问题，希望从教学方法研究等微观环节入手，分析我们的培养目标与具体的育人模式是否存在不相匹配情况及其原因，思考高等旅游教育教学与传统学科教学的异同点，然后根据其特点，希望借鉴国外（如德国）职业教育理论，从较新的角度来破解高等旅游教育中的这些问题。即想说清楚，应根据高等旅游教育中的培养目标，去实现科学的人才培养（是目标决定方法，而不是方法决定目标）。应该说，这是对国外经典教育理论的引入及行业应用研究，但对普遍的学科教育形式，提出的是带方向性的建议。

对教育教学内容、方式等的系统改革研究，必然要涉及旅游院校办学层面的响应和配合等内容，如旅游院校中大都有的酒店教育，传统的教学形式多在“黑板”上说服务谈管理，而我们的教育还需在“真实的情景中”干服务做管理；传统的课程设置很“宏观”，业界需要我们“微观”点，前两者对办学资源的要求、办学系统与外界的互动程度是大不同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经验与教训也让我们思考，对关联广泛的旅游活动，从做研究的角度，是可以根据学科背景、研究兴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而以育人为根本任务的旅游院校（非研究机构）的主体部分则需强调做“实”点，因为办学好与坏，最终的评价者，主要应是将成为职业人的学生和所依托、所面向的业界而非其他，而现实办学的一些局限不能突破，我们能经得起“大学的逻辑”的检验吗？（大学成就学生——校友反馈学校，当然这个检验周期会很长）。由此，我们的关注领域势必需从微观、具体的教学方法层面，进一步深入不同于传统的办学模式、办学体制机制层面——旅游院校与现实的社会经济应有怎

高等旅游教育是什么

样的关系？旅游教育与旅游科研又是怎样的关系？政府、产业、教育和科研如何实现更有效的配合？等等。理论研究和现实需求都表明：如果说传统高校要筑好“象牙塔”，那新型应用型教育必须与外部留够“接口”——旅游院校的主体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高校的开放办学模式，它的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的主体需切实地面向业界，如需要引导教师学生“把论文做在大地上”等，并且，要实现有效、系统的整合，切实服务于人才培养中心目标；从大方向上，“产学研合作”甚至“一体化”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它必须要系统地设计、全方位响应、全过程实现，最重要的是要有体制机制的创新做动力和保障，要有一套不同于传统学科教育的评价方式，否则很大程度上只能称为“形似”而非“神似”……

随着研究与实践的推进，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教育要突破，有两大问题需着力解决：一是实践“一体化”与现实的教育体制机制及院校内形成的条块格局的矛盾，这既需国家的教育改革推动，也要求高校自身有开拓精神和创新实践；另一个是，业界发展形势与高等旅游教育自身深层次困惑的矛盾，它则亟待在理论上做出回答，因为产学研合作方向指导我们——“怎么办”——是充分认识“自我”后实现自身目标的有效途径，它本身并不直接回答我们的教育依然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是“倒逼”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在现有条件下，阻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症结在哪？“产”与“学研”如何才能“结合”得更准、更好？

系统论认为，只有源头问题才会导致一个系统的紊乱，现状表明，高等旅游教育面临的各种问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定位不清、范围不明且众说纷纭（两个字——“模糊”）。我们感觉到，这涉及对高等旅游教育“自我”的认识问题了！如果是“自我”认知不清晰，那么，只有回头去认真厘清有关几个高等旅游教育中的类似“苏菲的问题”（基本哲学问题）：从哪来？是什么？为什么？——才可能真正认识“高等旅游教

育”，也只有这样，对旅游院校办学模式的深化研究才会更上层次，更具有实践指导价值和示范意义。

可能有人会惊讶：“高等旅游教育是什么？”这是问题吗？！我们的教育都搞了几十年了啊！而我们发现，我们的教育发展至今，其“是什么”，就像“旅游是什么”一样，仍存在很多待探讨之处，而是已经不言自明了的。以往的认识不足表明，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三种意识：一是系统意识，即系统研究，特别要重视源头问题，重视基本的概念、论断的科学性；二是“跳出”意识，即在研究源头问题时，要像旅游大家魏小安老师倡导的“跳出旅游看旅游”一样，能“跳出高等旅游教育看高等旅游教育”；三也是最重要的，应有点科学态度和质疑精神，必要时需对某些似已成“公论”的概念、论断再研究，对中外发展情况再做客观比较鉴别，如发展特点、阶段性，甚至译法等。具体说，高等旅游教育不是天生存在的，它是“旅游与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即使在国外，真正发展起来的时间也还不算长，这即要求探究“高等旅游教育”时，有时需“刨根问底”——重视其源头（概念的源头、历史发展的源头、教育存在的来源等）；而对“源头”的研究，需要跳出“高等旅游教育”，回到“旅游”上去，如有必要通过分析“旅游”“旅游产业”“旅游人才”等耳熟能详的旅游相关概念及其与“高等旅游教育”关系的再认识来回答“高等旅游教育”从概念上看应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等问题，这有助于探究其本质属性。在这些“元概念”的辨析中，我们意识到，存在很多不清晰之处（或从理论上存在多种发展可能）。由概念辨析进一步提问：国内现实的高等旅游教育又是如何产生发展演变的？为什么是现在的情况而不是其他？哪些力量在影响它？它现实存在基础应是什么？中外的高等旅游教育是否存在区别？等等。我们发现，对一些问题，还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一些问题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而有一些角度，甚至是空白。

高等旅游教育是什么

当然，这些“旅游与教育相结合”产生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高等旅游教育“自己的事”，它需要既理解“旅游”，又理解“教育的圈里人自己的琢磨，是无法向圈外的“老大学”直接“拿来”的。我们在前辈教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中继续探索。

2009年，高等旅游教育发展相关课题获得了市教委“人才强教深化计划”的支持；同年下半年，所在学院为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加强与业界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支持更好地完成课题，送我到行业主管部门挂职。带着研究任务在行业人才开发指导的最高平台上工作学习的日子里，我有幸经历了很多、了解了很多、体会了很多，这个应用课题更能够在“点”“面”配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开展：独立的调查研究能对典型案例持续追踪、较深入的解剖，能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平台上的一些曾给我很大压力的“大活”，在“面”上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例如，参与“全国名导进课堂”工程，与全国知名导游为代表的很多“旅游人才”深入交流；协助策划、主持了多个较高层次的旅游发展专题研讨班；为编制全国“十二五”旅游人才规划，随司领导进行了大量的产业实践与旅游人才开发调研；“中国旅游产业节”首次举办回顾教育三十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旅游教育展，作为主要参与人，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教育培训的产生和演变；时逢国家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大典》修订，作为行业的参与人员，在旅游职业研究和分类中，对我们的教育理应存在的现实职业基础进行思考；参与“全国旅游人才开发示范试点”工作，对国内代表性的涉旅企业集团发展与人才开发实践有更多观察，等等。这些经历让我受益颇多，也让我想着，除了完成工作和课题，能否为我们旅游业人才开发创新做点自己的努力……

以上写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过程，一是要解释一下“小不点”为什么敢“染指”这些“大问题”；也想表达一个感受：观察我们的教育，如不能

较全面、系统、多维度地、点面结合地思考和解剖，仅据一些现象、片段、环节或一些提法，就直接套用一些理论来解释，或仅依据一些公布的宏观数据，就用通常的工具来实证做出结论，可能不容易接近事物的真实状态。

在“人才强教”项目接近尾声时，我们的教育还在继续前进，而一些老问题事实上还没取得根本性突破。而对高等旅游教育是什么？它从哪来？应（可能）到哪去？等这几个基本问题，个人感觉有了自己的初步认识，对以往的思考做了认识上的提升、内容上的再梳理和逻辑“再造”；同时，也深知论证还待深入、一些内容还很肤浅甚至可能存在谬误，更有必要“邀”出来请更多的专家批评指正，与专业学生交流，因为关注它的初衷，不是为了写四平八稳的文章，是为了有更多人关注它、研究它、一起影响它甚至改变它。

也许有人会问，旅游业这么热，旅游研究领域那么广，项目那么多，花很多时间钻这个“牛角尖”值不值？——就我而言，首先，不喜欢人云亦云，反感以讹传讹，愿意把不明白的事弄清楚些；其次，觉得我们的教育不应该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一直没有基本的共识，敬业的老师们不能一直这么困惑或者“无惑”（上好自己的那门课就好，不管与“旅游”是何关系）；最重要的，我们的学生应该迷茫、抱怨少一些，学得更明白一些，像我们的产业那样更“朝阳”一些（感觉“受困”的学生，不仅有旅游管理专业的，还有其他旅游相关专业，不仅有本科生，也有硕博生）；另一角度，如果基本的东西不探究，我们的很多所谓科研又有“根”吗，能真正走出圈外为人所信服吗？当然，要说大道理也是不缺的，说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有两方面意义：

一是对于面向旅游的教育本身来说。首先，存在已久且仍存在于高等旅游教育中的一些困惑需要破解；我们的教育还在前进，现实发展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需要回答：如北京已提出建设“旅游大学”，这无疑有创新意

义，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有了“名”之后如何做好“实”？如何实现有效、可持续？我们提供的信息，是不是也算为培养“高端旅游人才”或是“为旅游”培养“高端人才”的重大举措，尽一下作为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呢？又如，在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中，教育部终于把“旅游管理”设立成为并列于“工商管理”的一级目录了^①，很多同仁欢呼是可以理解的，先不论是否很科学，也算是新的契机了——“学科制约说”一定程度上不存在了，不过，如不借此深入反思，新变化能自然地拯救高等旅游教育吗？或者更茫然呢？这值得关注。还如，高校也常会被问：出现这么多“旅游新业态”，怎么培养不出相应的人才？等问题，我们是如“小马过河”呢，还是能专业的做出回答呢？总之，热气氛之下允许点冷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缩短摸着石头过河的时间，清晰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基本共识，把握基本规律，回答好一些问题，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的教育获得更多支持，促进内涵式发展。

二是对于国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都要建设的“世界一流旅游城市”来说。2010年国家已提出了“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旅游主管部门也积极响应，提出“人才优先发展，引领产业科学发展”战略，强调人才开发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自然也强调对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视）。而现实的困难也是可见的，如政产学研等多方都重视人才开发，而对“旅游人才”的理解也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尚未形成合力；又如，在国家强调校企合作提升人才质量背景下，校企间互动加强的同时，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着貌合神离的现象——台上相互捧场，台下各干各的，人才供需能不“分离”“错位”吗？又如何谈得上“适应”和“引领”呢？反之，我们也大胆问一下：这个“战略性支柱产业”必须要这样的“高等旅游教育”来支

^①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2012年10月11日发布。

撑和引领吗？如果答案并不是肯定的，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不用“死扛着”，又将如何“回归”和定位呢？

另外，虽然本研究的目的和重点是探讨高等旅游教育的科学发展，但随着关注的深入，可以发现，即使跳出“我们的小圈子”，高等旅游教育中的问题和解决路径探索，对研究面向其他行业、产业的教育规律，也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如行业教育（面向单个或集群）如何真正对接产业培养人才？人才的需求类型、数量和标准应由谁确定？怎么确定？如何更有效评价？国家的支持措施（如提供实践基地经费等）如何实施才更有实效？行业的应用科研应由谁出题，谁评价？行业与教育主管如何能配合得更好？如何建立长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行业教育特色发展，等等。

甚至，再拔高一点，跳出面向行业（产业）的教育，分析高等旅游教育中存在和反映出的问题，对高等教育本身也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旅游院校存在的一些难题，也涉及对高等教育本质的认识、政府与高校、高校与企业、教育与科研、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高校与就业等关系，例如，在中国目前高等教育虽进入大众化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如何高度关注教育的“外生”（指社会客观需求）和“内生”（指高校自我繁衍）相互作用的现象？怎样真正理解职业教育、应用型教育与学科教育，超越“世俗”眼光，依据高校定位是人才的需求及特征选择科学的教育形式？教育办学的科学性、有效性如何才能更好地评估？（如是全面考察的“质量”还是汇报“材料”或会受到单位“江湖”能力的影响呢？）职称评审的标准如何更称意，最根本的，高等教育在育人方面如何真正能对每个学生负责而不是对其他？等等，从这个角度，“中国高等旅游教育”是不是可作为典型案例来解剖一下呢？

当然，本研究的重点还是做好“份内的事”——在高等旅游教育领域，重点是国内高等旅游教育目前的主体和代表——本科及以上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但也会涉及其他带“旅游”字样专业或方向，因为它们实际上具有

一定相关性），并希望体现几个特点：

一是对高等旅游教育的“元问题”提出初步认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魏小安老师在中国旅游研究30多年后曾直言，我们的旅游研究仍然需要对一些“元问题”进行回答。那么，高等旅游教育作为旅游发展的产物，作为影响莘莘学子的事业，是否有“元问题”还未回答好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希望能“跳出”高等旅游教育来对这些“元问题”进行探索和反思：是什么？为什么？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怎么办？——在能深刻认识特殊主体本质下，去探讨它可能的科学发展。不想回避“是什么”，就妄谈“应怎样”（说实在的，不谈“是什么”是容易的，反思其是最难的）。中国高等旅游教育三十年走来可谓不易，有一批敬业的专家学者、普通教师在辛勤地探索、铺路，希望在新时期的这种讨论，能对其长远内涵式发展与创新有积极意义。

二是重在研究高等旅游教育的个性。基于本研究的重点，同时限于个人的各种局限，本书并不能把高等旅游教育各环节说得很清楚和完整，只是希望作为一个经历过不同平台，对旅游活动、旅游业有所了解、对教育有所关注的教育工作者，能努力把这两方面结合好来谈谈我们的教育（而不是“两张皮”），试图把它的性质和特点说得清楚些，提供一种思考方式，提供些信息或提出点疑问，毕竟，“自己人”不研究，指望谁来研究并作出正确的判断或政策呢？而高等旅游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与其他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共性课题，如教育教学、教育管理等的一般规律研究，相信理清“个性”后，专门从事教育教学研究的专家会更易介入，所得成果也会更有指导价值。

三是希望成为一本有点科学精神且通俗、能沟通多方的书。应该说，本书没有高深理论，也没有模型，仅算对关注问题的观察、思考或一些实践探索。在阐述论证时，对前人好的研究或观点，我会“贪婪”地引用或

介绍，但不会人云亦云，如对一些几成定理的观点、习以为常的概念，只要感觉其存在与高等旅游教育有关联，就尽可能去思考一下，着力清晰一下，总之，希望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哪怕暂时只能提出疑问）。目的很简单，希望对我们的教育事业有一点点价值，而不是无或反之。同时，在学院的校企合作工作、在行业平台上的人才开发实践中，常感觉到，高校内外对旅游教育与人才开发、产学研合作，还存在不少隔阂：往往做实业的没法关注教育太多（如有的高管能感觉到院校培养的人存在某些缺陷，但因不了解教育环节而难以提出进一步的建议等；又如有些企业过分强调的“无缝对接”等）；而一直从事教育教学的，对产业的认识又可能有一定局限。鉴于各方的沟通有待增进，本书希望能多提供一些各方面信息，成为有助于沟通行业部门与教育系统、院校和企业、教育与研究，学生与学校的工具，使之成为政产学研各界人士都可以翻一翻的书。

最后要说明的是，尽管自认为，除了一点点责任心做动力外，探讨这些问题还是以一定积累做基础，是严谨负责而绝非信口开河的：虽然这算不上我主业，关注时间也不算长，但有幸得到师长引路，指导研究更支持实践；还得到学界很多专家的启发和指点；与业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而在不同平台上，虽没发过大范围的问卷，但至今没停止过对这问题有针对性的“问”：与各校在校生、毕业生交流：学到了什么？就业情况怎样？……向国内外的同行请教和探讨：培养目标是什么？教给学生什么？……向圈外的企业高管求教：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的学生怎样？……所获得的正负面信息，更敦促认真思考与反思；在此过程中，虽还没有像样的成果，但也不忘各方“以资鼓励”的一点一滴小收获：如第一篇尝试探讨高等旅游教育的小文^①，获得学院“科研周”鼓励，还得

^① 见《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对高等旅游教育的启示》，《旅游学刊》，2004（12）。